

如果你问候过一朵落花，
就会知道，
那个时候，
是天地万物多么静谧的时光。

第 五 个 喷 嚏

须一瓜
著



第五个喷嚏

须一瓜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第五个喷嚏 / 须一瓜著. --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6.4

ISBN 978-7-229-08388-5

I. ①第… II. ①须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81257号

第五个喷嚏

DIWUGEPENTI

须一瓜 著

策 划: 华章同人

出版监制: 王舜平

责任编辑: 黄卫平

责任印制: 杨 宁

营销编辑: 刘 菲 王丽红

封面设计: 主语设计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出版

(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)

投稿邮箱: bjhztr@vip.163.com

香 河 华 林 印 务 有 限 公 司 印 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12.5 字数: 270千

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9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录

大人 / 1

第五个喷嚏 / 43

茑萝 / 78

豌豆巅 / 112

忘年交 / 123

黑领棕鸟 / 164

毛毛虫 / 185

寡妇的舞步 / 202

海瓜子 薄壳儿的海瓜子 / 220

一只叫清净的狗 / 243

义薄云天 / 250

老的人 黑的狗 / 288

风雨总在彩虹后 / 313

在水仙花心起舞 / 337

灶上还有绿豆羊肉汤 / 374

大人

—

一次意外的出差，使我回到三十年前童年的小城。

一个人走在这几十年来早已淡漠的小城，处处感到隔膜，直到走到那个护城河边的古城墙下。晚风中，古城墙石缝中坚韧的芦苇，在我掌面下轻轻摇动。一个七八岁的女童的脸，渐渐浮现出来，又慢慢淡去。三十多年前，她比我更早离开小城，去了北方。在单位大门口，她家奶奶一手擒着她妹妹，一手提着灰色的长行李包。她走在另一边，抱着一个兜着搪瓷脸盆之类东西的网兜，蹣跚地走。她一直没有回头，她妹妹和奶奶不断扭身挥手，和送行的大人们说再见，她没有回头，连头都没有歪一下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她应该和我一样，已经长成大人。她是害怕大人的，在我的记忆里，她总是用鸭子一样的清亮目光，看着她身边说话、走动的任何一个大人。她不笑，但是，我在记忆里开凿一下，她就笑起来。几十年后的今天，我在脑海里看见她的笑，依然是石破天惊的感觉。她是我迄今见过的最漂亮惊人的小女孩，即使

不笑，甚至生气。小时候，我看到无数大人孩子，第一次见到她，都有几秒钟错愕或失语。但是，人们马上就开始议论她，那时候的大人，不很含蓄，他们交换着好奇兴奋的眼神，盯着她的右手臂，那眼光锋利得快撕开那袖子，在这样的眼光下，她会下意识地用左手握紧右袖口。我知道那里永远扣着纽扣，但我看过了它全部裸露的样子。它是令人惊骇的，那是一条黑猪皮一样的手臂，深厚纵横的黑皱纹中，遍布黑色的毛。另一只手臂，还有全身其他部位，都是正常的。

我家搬到大院宿舍的时候，她正好和妹妹从我们身边走过，抬着床板的我父母和姐姐哥哥，看到那异常美貌的小女孩，不约而同都停下了脚步。两个男孩和她们两姐妹迎面跑过，一个男孩把手里可能早准备好的锯糠，统统撒在她头上，另一个大喊：猪毛手！猪毛手！我们不明白什么意思，只看见男孩手一扬，就听到她啊地叫了一声，低下头猛拍自己头发上的锯糠。妹妹捡起石头追打跑远的男孩子。我走到她身边，我很想帮她拍肩上的糠，她比我高了快一头。后来才知道，我比她小一岁半。她可能看到我的脚，侧抬起了脸。我看到一双黑黑的大眼睛，里面亮晃晃的，像风吹的水面。那眼泪没有掉下来。一看清我，她就跑开了，一边跑一边还歪头拍着头发。

我们单位的宿舍，大都是上下两层水泥大楼房，楼上八家、楼下八户。一条公共的、敞开的长走廊，连接着整层八户人家，每户一个日字间套房，两间。爱串门的大人，通过走廊，可以端着饭碗，一家家走过去聊过去。我和她家都住在楼上，我们两家的中间还有两个套房，都是老袁家的，因为他们家有七个孩子，不够住。

搬进去住以后，很快我就知道了，她叫童蓓，妹妹叫童蕾，童蕾和我一样大。也知道老袁伯伯家的七个小孩，都不跟童蓓童蕾玩，因为她们爸爸妈妈是反革命。除了照片，我一直没有见过她爸爸，她妈妈疯了放出来我就看到了，那是一个高大的女人，不穿衣服的样子，很吓人。她披头散发但戴着眼镜。老袁伯伯家的婶婶，好像老是大着肚子，管不了老五老六老七，他们都是比我大一点的男孩子，老四是个十二三岁的干瘦女孩，满口粗话，细细的胳膊，爱学大人老插在后腰上，管天管地，有时和童蕾打架。

宿舍楼两侧墙都有露天楼梯。童蓓家那边靠外楼梯的第一间，住着老吴伯伯家。老吴伯伯有四个孩子，大姐姐、哥哥都很高了，像大人，我们都没有和他们说过话。下面两个是一点儿也不像的双胞胎兄弟，大龙小龙，一个比一个贪吃，偷家里的牙膏皮、偷我们的塑料拖鞋，换叮叮糖吃。额头像融化的红糖一样红亮的老吴伯伯，经常用皮带抽他们。老吴伯伯的脸看上去严肃又霸道。我才搬过去几天，有一天，他就突然一把拽下我裤子，大吼一声：嗨，小鸡鸡没了！我惊慌地提起裤子，走廊上大人都在哈哈大笑。我妈妈爸爸后来说，老吴伯伯爱开玩笑。可是，这使我对他印象很糟。

靠我家这头的第一间是小杨叔叔家，他是司机，是没有找女朋友，还是老婆在乡下，我忘记了，反正他一个人住一个套间，经常把收音机开得整个走廊都听得到。从门口看进去，他家地上总是乱七八糟地摆着热水壶、脸盆、臭袜子团。床架下面都是灰。

就是说，童蓓无论从宿舍的哪一个楼梯上来，不是要经过西边的老吴伯伯家，就是要经过东边的小杨叔叔家。她跟我说，她喜欢坐在篮子里，像一棵大白菜那样，像井里的一桶水那样，被爸爸妈

妈直接吊提上楼，因为，她不喜欢和老吴伯伯说话，也不喜欢和小杨叔叔说话。

二

我们宿舍楼后面就是古城墙了。现在我才知道，这是宋朝起建的护城墙，前面就是护城河。属于我们单位的城墙大概有三十多米长、十来米宽。那上面都是土和碎砖，高低不平，遍地野草，还有很多棵随意成长的合欢树、野枣树、柳树和梧桐树，还有一座方形的水泥大水塔。老袁伯伯家还有什么人家在城墙的头和尾，开辟了菜地。我和童蓓结下友谊就是在那里开始的。

我哥哥不要我跟着，我只好拿着他借我的新弹弓，上城墙打小鸟。我看见了几个女孩在城墙中间的水塔边吵架。其中有老袁伯伯家的老四，她又叉着腰，声音很尖利。另外有三个女孩在踢一小堆土。童蓓在阻拦，但是女孩子们腿多，她拦了这条，挡不了那条。

这是公家的地！

公家的地，就不能给反革命家种菜！

反革命还敢偷种地！我们去报告！

我过去的时候，正好看见一个女孩把一个鸭蛋大的土豆踢出土，老四一把将土豆连根带叶拔起来，童蓓想抢回，老四推开她，另外两个女孩乘机把仅有的三四棵土豆，全部拔起来，有的土豆比玻璃弹珠还小，几个大小土豆，筋筋吊吊地挂着。童蓓哇地哭了。

敢哭？反革命还敢哭！

偷公家的地还哭！不要脸！猪毛手！走，我们去报告！

不要脸！猪毛手！

我手里的弹弓射了出去，我是打老四的，可是我没打准，打着了另一个女孩的后脑勺。我不知道哥哥的新弹弓那么厉害，一粒只有一半弹珠大的石头，竟然把她打得抱头大哭，而且渗血了，老四她们看到血，一起跳脚尖叫。

这个麻烦挺大的，我记得那女孩妈妈拖着女孩到我家告状告了很久。她说了一句话，让我十分害怕，她说，石头再大一点点，今天肯定出人命！她一直控诉，又劈打自己的女儿屁股，说她惹事贱骨头。这状不依不饶，直告到我爸爸当她们的面，甩了我一大耳光，她才拖着女孩走了。临出门，她大声说，从小偷针，长大偷钟！这孩子不管好，长大就是杀人犯！因为我被甩得嘴角出血，我妈妈和我爸爸又厮打了起来，我哥哥姐姐又想揍我。后来我耳鸣了很久，再见到童蓓的时候，她主动说，小弟，来不来我家玩？

那时候，她妈妈和她爸爸关在监牢、牛棚里还是什么地方。家里只有奶奶和童蓓童蕾。那天我是确定她奶奶不在家我才敢进去的。我不喜欢她奶奶，奶奶老是挥舞着拳头威胁小孩。老吴伯伯家的双胞胎，我和我哥，还有老袁伯伯家的老四老五老六老七，我们都讨厌她。她总把拳头捏成一个“自”的样子，大拇指直翘翘的，压在食指上。上面的指甲很黄很硬。我们的拳头握起来大拇指自然弯曲，是一个好看的拳头。她那个挥来挥去的“自”样拳头，我觉得特别凶，像坏人。奶奶的脸也一脸凶相，小时候，老师一讲到地主婆，我就想起童蓓奶奶的样子。

三

我在童蓓家的裂成拼音“r”字形的压桌玻璃板下，看到了她

爸爸的照片。在我看来，童蓓不像她爸爸也不像她妈妈。她爸爸一张长脸，鼻子有点像鸟。鸟鼻子上，架着一副金边眼镜，这使他很像国民党里的坏军官；她妈妈眼睛很大，但没有童蓓的眼睛好看。她妈妈戴了一副发白镜框的眼镜。童蓓长得很像她爸爸，小脸中间鼓出来，像一个橄榄，眼睛也不大，眉毛淡淡的，不骂人打人的时候，看起来总是没精打采。而童蓓就不一样，她像绚丽星光，一下就打在你的眼睛上。玻璃板上，她有好多张照片，撅嘴生气的，抱着洋娃娃发呆的，大笑不止的……我看看照片，看看她，仿佛觉得一切都是奇怪的，人怎么可以长得这样整齐好看呢？我不由伸手打了一下她的脸颊。童蓓一怔之下，立刻也打我。

你……就像个假的人。我说。童蓓大笑起来，噼里啪啦地双手打我：看谁假看谁假！看我打你痛不痛！她露出刚换不久的大门牙，上面还有细细的锯齿边。

我的目光不知怎么地就移到她的右手腕上。那里露出了一些黑皮和黑毛。

她一下就把袖口死死握住。

要是跳舞怎么办？我说。

我才不跳舞。

老师要你跳舞呢？

老师不要我跳。

天热怎么办？

我穿衬衫呀。我不怕热。

天热的时候，我穿背心也热。

我不热。我每个夏天都穿长袖衬衫，一点也不热。

那游泳呢？

我才不爱游！

扣子掉了怎么办？

不会掉。

万一掉了怎么办？

讨厌！不跟你玩了！！

你可以用别针啊！我是说万一扣子掉了……

不会掉！——我不会！不会不会！滚蛋你！不跟你玩了！

我和童蓓还是成了朋友。实际上，她没有朋友。她妹妹仗着奶奶偏爱，老是欺负她；整个单位的小孩，大她很多的，嫌她小不跟她玩，差不多大的，总是叫她猪毛手。我们二楼这几家的小孩子，看到她就喜欢恶作剧，比如我第一次见到她，她被人撒的锯糠，就是老吴伯伯家的双胞胎大龙小龙干的。慢慢地，我还知道了，她爸爸就是单位的局长，是反革命走资派，被打倒了；妈妈是资本家台湾特务，她爸爸妈妈还写过反动标语，那时候叫“反标”，罪行十分严重，所以，大人也不爱理他们家的人。我看过很多次游街批斗的街景，那些大人挂着一块大白纸板牌，上面写着自己名字，头上都戴着尖尖的、高高的纸帽子，最吓人的是他们的手，男的女的都用干抹油（沥青）涂得黑黑的，他们举着黑黑的手，站在大卡车上，像鬼魅一样，被汽车拉着到处游街。那时候，我还不认识童蓓，后来她告诉我，她爸爸妈妈就在那上面。她很害怕。因为她看到爸爸妈妈的名字上打了大大粗粗的红叉，人家说那是要被枪毙的人。她问奶奶，奶奶狠狠打了她一巴掌。她就不敢问了。以后，再有游街，她就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去街上看。

她问我，牌子上打了红叉就是要死的人吗？

我也回答不出。

她说，我很害怕我爸爸妈妈会死掉。

我说，要不你去我家，问问我爸爸。我爸爸什么都懂！

她摇头，你爸爸妈妈是新调来的。

我说那你去问老吴伯伯、老袁伯伯。小杨叔叔也懂吧？

童蓓声音很小，我不敢，他们是大人。

那你问我我又不懂！

童蓓就看着我，什么话也不说了。

四

其实我也不喜欢大人。我哥哥姐姐也不喜欢和大人打交道。妈妈做饭的时候，忽然发现缺生姜、少酱油什么的，就叫我们赶紧去老吴伯伯、老袁伯伯家借。我姐姐总是推我哥哥去，我哥哥总是推我去。每一次都是这样，我不去，姐姐就同意让我选走一张好糖纸，我哥哥就许诺带我去河边挖蚯蚓钓鱼之类，平时，他们两个总是嫌我累赘的。他们有自己的伙伴圈，从来不要我。

我还是非常非常讨厌和大人打交道，可我受不了姐姐哥哥的哄骗诱惑。每一次出门，都是一个十分艰难困苦的历程，要一路默诵妈妈叮嘱的外交辞令，比如，就差一根葱啊，只要一小勺糖啊，还有请你去尝尝呀之类很麻烦的重要句子。我妈妈总要交代哪一句先说哪一句后说的说话顺序，还要求我小嘴要甜，这样大人才喜欢。可我根本不想和他们说话。双胞胎的妈妈，在走廊上碰到我们，一贯愁眉苦脸地对我们小孩视而不见；老袁伯伯家的婶婶，就是那个

好像总是在大肚子的女人，不知道为什么一天到晚都狠狠皱着眉头地说话、做事、走路，给我倒酱油的时候，也是这样。反正什么时候你看到她，她都不高兴。

按我那时候的意思，最好不要和大人讲话。他们是很老的、很陌生、很厉害的人，他们太严肃、诡计多端、性情冷漠，说着藏头掐尾你听不懂的话，写出来的签名，都是小孩高山仰止的草书；你永远猜不出大人到底在想什么，又打什么主意，只知道他们无论抽烟骂人狂笑睡觉沉默，都一定会让我们小孩敬畏。一个个大人，都像高山大海一样，深不可测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他们都是讨厌我们小孩子的。老袁伯伯打小孩的狠毒不比老吴伯伯家差，不单是用皮带抽，有一次他把老四吊起来打。老四鬼哭狼嚎，声音尖得要划破玻璃，惊动了宿舍楼上楼下所有的孩子，大家都急急忙忙赶到他家门口观看。老袁家婶婶赶我们，最后砰地重重摔上门，碰肿了一个迟钝小孩的鼻子，但我们大家又叠罗汉爬窗，使劲往里看，她就对我们泼洗锅水了。漂着小黑片菜渣子、热乎乎的洗锅水，哗啦一锅就泼出来，紧跟着又泼一锅，害我们个个湿湿咸咸的落汤鸡一样仓皇回家，最后，大家都挨家里的大人骂了。

这种热闹，童蕾会来凑，童蓓总是站得远远的，她也想看，但她不来，可能因为战火随时都会转移到她身上。无论何时无论何地，童蓓可能都太引人注目了。

后来她告诉我，这一层楼她最讨厌的就是老袁家婶婶。她说，老袁家的婶婶肯定是坏人，说不定是隐藏下来的地主婆。以前，老袁家婶婶没有大肚子的时候，在食堂煮饭。童蓓说，到了晚上，她经常偷偷到她家送东西，一点豆腐皮呀，一点桂圆干呀。童蓓爸爸不喜欢

她，什么东西都不要，赶她出去，她就从门缝里硬塞。她还给童蓓童蕾打纱衣，把从工厂里偷来的棉手套拆了，打好一套套小纱衣纱裤来她们家，笑嘻嘻地亲自抱着她们小姐妹试穿。不会打毛衣的童蓓妈妈就高兴极了，叫她姐姐。童蓓那时也觉得老袁家婶婶很好，因为她一看到她们姐妹就夸个不停，说童蓓最招人心疼。但奇怪的是，童蓓小声说，后来，爸爸妈妈被抓起来后，老袁家婶婶就不爱笑了。她的脸变掉了。更可怕的是，在礼堂开批斗会的时候，老袁家婶婶第一个冲上去甩我爸爸的耳光，还打掉了妈妈的眼镜。

真的？我瞪大眼睛。

我都看见了。

我们都不说话了。我觉得真是吓人。我一直以为打人是我们小孩之间的坏事情，而且，大人知道了，总是要教训我们，大人之间怎么会这样呢？老袁家婶婶是女的，童蓓爸爸是男的，他们之间也可以甩耳光吗？而且是开大会很多人的时候？

童蓓说，小杨叔叔也打我爸爸了，他踢爸爸。也是开会的时候。

那他……会打你吗？

童蓓摇头。他不打我，老袁家婶婶也不打我，就是不理我们了。可是我一看见他们……就有点害怕。其实，童蕾也怕，不过她假装不怕，因为我奶奶有时候大骂他们。我奶奶很勇敢，谁都不怕。不过，奶奶肯定打不过小杨叔叔，最多打得过老袁婶婶。

对呀，她肚子那么大。我也打得过她！

不能。他们家很多人，我们家只有三个人，最多加你四个人。他们有九个人。老二和老三还会武术呢。

你很气吗？

童蓓眼睛看着自己的鼻梁，微微点头。

那等我长大吧，我来给你报仇。

老吴伯伯家还有我爸爸的很多书。

什么？

他们半夜来我家抄家抢走的，我想看。是我家的。

以后我也帮你抢回来！

小周叔叔家、小兔子叔叔家、马姐姐家也有。那些书上，都有我爸爸的印章。他们都不还我了，也没有交公。

等我长大，我一家家打过去！

五

城墙前面是我们宿舍楼，我们前面还有一排宿舍，再前面是一大片木头梨树林，夏天它们会结下很大的、肉质很粗的梨子。梨树林前面又是两排宿舍楼，再前面就是大球场和好大的单位食堂。和城墙头垂直排列的，还有三排直线排列的宿舍，它们和城墙构成单位大院的两条外围线。球场对着单位大门，卖牛奶的王伯，从大门进来，就骑着牛奶车，沿着冬青树下的小鹅卵石路，能走到我们每一排宿舍前。

我们总是跟着脖子上搭着擦手毛巾的王伯走，闻那个牛奶香。牛奶自行车后架，一边挂一个半圆形的洋铁皮桶，桶底下有炭火，打开洋铁皮盖子，里面的奶香热气就腾起来了。订牛奶的人拿着空杯子过来了，送牛奶的老伯不慌不忙地拿起勾在桶边上的长柄量杯，平时它们都被浸在牛奶中，也是洋铁皮做的。半斤的，他提起

大杯子一倒；二两的，是个小小的铁皮杯子。每次伯伯在倒牛奶的时候，很多小孩的脑袋都快挤到了桶里。我们要看，我们仔细看着那个白得发黄、醇香味十足的牛奶，是怎么从奶桶里被提起来，怎么在杯围上醇厚地流淌着，被汨汨地倒进空杯子里。经常能听到大家一起咕嘟咕嘟吞口水声，有的小孩飞快地沾一点滴在桶面上的牛奶，把手指放进嘴里悄悄吮吸。偶尔看到有人家来打一斤牛奶的，一斤！看到那个大量杯，提起倒了一次，又下去提上来，竟然再倒一次，我们大家都很生气，嫉恨得眼光发抖。这样，往往有个把孩子着迷似的，跟着那个一斤的奶杯子走，一路送那家人的牛奶回家，有时还要等着亲眼看到那家人，把那一斤牛奶喝掉才满足又失落地离去。

童蓓家姐妹过去一次打半斤牛奶，小姐妹分喝。后来，她爸爸妈妈关起来，就断了牛奶了。但是，送牛奶的王伯和童蓓很熟悉，一看到她，总是老远就招呼——今天喝不喝奶呀。童蓓就吞着口水走开了。后来我听说，送牛奶的王伯，第一次来这里送牛奶的时候，见到在冬青树下跳房子的童蓓，竟然把车子一头骑到水池墙那里去了，牛奶桶也摔了，牛奶流了一地。王伯事后说，一下子没有明白过来，天下哪有这么漂亮的孩子呵。

那天，我和童蓓童蕾在操场玩煮饭过家家游戏时，卖牛奶的王伯送完牛奶正要出单位大门，童蕾见到了，招呼着跑了过去。我也过去了。假扮妈妈的童蓓下班回来，看到小孩不在家，就过来找我们。牛奶王伯停了下来，说，今天还剩一点牛奶，送你们小姐妹喝吧。去，回家拿杯子！

童蕾欢呼一声，像离弦之箭。牛奶王伯笑笑，说，蓓蓓多久没

有喝牛奶了？

童蓓答不出来，她的时间观念很糟糕，说，很久很久了，妈妈在的时候喝。

牛奶王伯说，很想喝吗？

童蓓点头。

牛奶王伯看着童蓓的右手，那我问你，你这里面真是都是黑的？有毛？

童蓓脸色一下就变了。

她咬住下唇，最后含糊地摇头又点头，又扭头看妹妹过来的方向。

打开扣子给我看看好不好？现在也没有什么人。

童蓓的脸顿时血红。

只看一点点！我就给你喝牛奶。牛奶王伯声音像小偷一样，很轻很轻。

童蓓突然转身就跑。

我呆若木鸡。

前面，冬青树拐弯的地方，童蓓和拿杯子的童蕾相遇了。童蓓可能不让妹妹过来，两人推打成一团，杯子当啷落地。牛奶王伯爽朗地笑起来，他拍拍坐垫大声说，再不过来，我走喽……

突然，我猛抬腿，使劲踢了牛奶桶一脚就跑。空空的奶桶，咣当一声，发出好大的声音。

这事的后果是，我的大脚趾趾甲，第二天发紫发黑，痛不可触。以后牛奶王伯一看到我就怒目圆瞪，做出要骑过来撞死我的样子。但是，我看到了童蓓扣子里面的真正的秘密。也许，除了她家